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④
周駿富輯

雲間志略(三)

(明)何三畏編著

明文書局印行

wt 78/07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人物

陸中丞阜南

王中牟留菴

王叅知洪洲

馮京兆勅齋

蔡司馬龍陽

曹太守景坡

朱太學象江

喬憲副玄洲

陸山人三浦

唐文學二懷

李典客中條

雲間志畧卷之十八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

如召
如韓

陸中丞阜南公傳

陸樹德字與成號阜南華亭人公與仲兄文定公少育于外家林氏故兩公先後薦名尚從林姓及既貴至隆慶己巳始奉詔旨復其姓姓陸云公幼而岐嶷警敏爲兒時不數爲兒啼而成童時亦不喜爲童弄父母極憐愛之四歲屬對應聲而就比長屬詞多奇時文定已爲博士試輒首有文章重名人以爲公亦不在仲下無何母夫人見背卽以善喪聞年方十

所居距文定所贅李翁家僅隔一水先是公受業師
凡三四易皆儒生耆宿輒愧歎以爲弗如而至是乃
從文定公學兄弟間居恒食同器寢同床夜分亦同
篝燈讀也文定公辛丑成進士而公以是年補弟子
員薛始歸公于家成親迎禮餽一鄉大夫車御公公
力辭以徒步往婚未決旬卽襆被讀書山寺中累月
經年若忘其家者然亦以此過勞苦病咯血若不勝
衣贈公心竊憂焉而會歲丙午當應科試意不令成
行公固請乃許至白下則甘食安寢神情爽然三試

棘闈皆不屬草立就遂登賢書及公抵家而父子母妻之喜可知矣丁未文定分考禮闈公格不得入試自後屢試屢蹶凡領鄉薦二十年乙丑始登第授浙江嚴州府推官時大憲有以庶常爲公地者公謝不赴也乃就選人格得司理而于是歸里携家之嚴嚴干澍爲瘠郡俗亦剽悍舞文公所按鞠摘發如神而卒歸之仁恕民是以有神明父母之稱署中脯腊酒米皆自其家携去卽有取諸民間者亦厚其直酬之於是寮屬亦競以廉慎相砥礪無干墨聲者嘗奉部使者檄巡他郡縣僅以一衣囊自隨按武義令不法

事雖夜投金嘗公亟麾出之論如法督府購守陰事以屬公公曰以僚證守是以弟證兄也可乎強之再三卒不報且力明其無他乃得免守素與公不相能至是始媿服稱公長者吾媿公矣戊辰以累薦內徵備臺省之選而會文定公起佐吏部於法當避改陞主事刑部湖廣司當公去嚴之日嚴之人數萬擁道不得行哀號之聲振于山谷頃之構祠孔道肖公像而祀之迄今去後之思猶在人口碑也公赴部會都諫李公已以直言廷杖下獄公爲解衣調食救之血肉狼籍中得不死嘗自舛疏指斥時政以示同年

萬安蕭公蕭固止之焚其草已而同舍郎鄭公履淳
上疏論事大有所指摘實從公計議公始欲連姓名
而以疏中語薦揚文定公乃不果而鄭公獨上之朝
亦廷杖錮緹騎獄時公雖未奏封章而直聲則已
震動輦下屈指異日者骨鯁之臣未有兩也尋改公
禮科給事中時莊皇帝恭默臨朝大臣希得見公
疏陳先朝召對故事申明泰交之義慷慨累數百
言疏入不報又條議薊遼兵食語侵督臣譚襄敏公
綸譚適召還京營而公以工科右巡視譚見間輒謝
不敏數爲推轂公歲終例當刺舉公劾副將焦澤以

下若干人而有佐擊爲大金吾所庇者數關說不聽
竟論罷之辛未充會試同考所得知名士居多若楚
中冢宰楚石陳公薦其首舉者也尋又遷其科左巡
視內十庫庫貯尚方什物爲中貴人利藪公擇其謹
愿者一二人好語之曰輸戶以公等抑勒畱難破家
者屢矣然其弊不自公等始也吾欲不言則失職言
之將不利于公公盍自爲計中貴人唯唯憬然相戒
宿弊一新已而捧冊使周使趙封諸侯王饋之累
百金拒不納俄遷禮科都給事中皇太子將出閣
公疏陳睿學大旨有三以講讀責之疑丞以起居

嚴之近侍而又以儀刑本之身教時新鄭江陵兩公
在政府覽公疏嘆曰真諫議也已而 太子出閣講
學公以侍班拜金幣之 賜比天暑暫輟講則公又
力爭之報聞會歲旱則疏望雪日月交蝕則疏修省
河患則疏開濬蠲恤江南苦民運則疏兼督漕臣既
而疏保 聖躬者亦有三其言愈益剴切一謂湯液
宜濟中和毋滋壯熱一謂溽暑宜戒容止毋伐晏陰
一謂燕處宜親大臣毋撓寧靜末疏然而不納而前
二疏則皆留中有大中貴請開戒壇將阿 上徼福
者公復抗疏極論其非其說立寢一符卿忤執政意

嗾公糾之公毅然曰吾豈爲政府驅除人者乎吾於此寧爲寒蟬耳無何 上晏駕時中貴人馮保橫甚新鄭計欲去之而公與言路各有疏發其奸私不勝保遂逐新鄭而徐鼐諸言者然終不能有加于公會當議禘 廟公請祧 睿宗母祧 宣宗以嘉靖初建世室奉之議雖格不得行而舉朝則服公爲定論矣是時文定公復召爲大宗伯公於法又當避僅移尚寶卿甲戌春奉使致祭 衡府乙亥還 朝卽以是冬受應天府丞之命應天雖禮重列卿然得下行有司之事他丞取貴倨而已公獨孜孜勤其官甫至

當分聘鄉闈諸博士公令探籌密亂其主名左右窺伺之不得夙弊頓除而秋事棘以內外悉公主之鉅細井井察屬皆服其才蓋公承京兆二年其攝尹居半而戊寅又署南國子事改太常少卿旋署翰林署光祿署鴻臚署應天府六卿皆折節下公每有大議論率相顧曰太常云何其推重公如此故事九列若四品持資簿待遷無滿考者而公前後畱滯者凡七年則以中貴人保在事扼之而公亦了無缺望也辛巳進南京太僕卿壬午以馬政甄叙隨改北太僕十一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山東時中貴人保

業已得罪竄矣公久處散地至是始得發舒且感
上簡在之知思有以報稱卽馳入境問民愉咎條所
便宜上之裁徵餉疏里甲寬積穀皆報可藩王部使
者瞻望丰采不敢以修脯篚筐入公之門公又以身
力爲表儀罷一切供帳諸具卽齋厨無重味而燕享
亦無加籩也 德王張具大明河肅公爲客謝不往
曰撫臣與藩王杯酒流連兩損威重且非所以令衆
庶見也濟南白雲湖故小民業爲藩府所侵公請還
之民而府閫以內援貽書屬公卒不聽藩府意不憚
而亦無奈公何會以病脾乞身去太宰楊公巍嘆曰

吾獨不能爲東人留公繡袞耶爲上言公賢而請
聽之候病瘥日起用而公以得請遂致政歸歸之日
行李一無所賫而饋遺亦一無所受蓋至吏民擁車
而號者竟百里而公撫濟上之政其得人心可知也
歸則閉門謝客足跡不入公門日與文定公兄弟白
首相對間亦相携出遊峰泖間鄉之人望見兩公顏
色者謂文定以學士投紱中丞以撫公拂衣比之二
疏太傅文定以簡易樂親中丞以端方嚴憚又比之
二程先生而總之兩公以斗山重望爲機雲里人又
比之平原二陸則亦何媿其爲宗工鉅卿哉若公之

生平不事居間不問生產而孜孜行德于鄉遇親戚
內外多有恩意詳具誌中茲不論第其歸山後屢膺
薦書且 廷推楚中開府而公以疾革竟不起也惜
乎位不盡才齒不盡德而易簣時第令人誦彌陀聲
微笑整襟而逝若委蛇者可稱得正而斃矣公之子
彥楨以 覃恩得廕而後登乙未進士爲吏部郎冢
孫景朋又舉應天癸卯鄉薦景臯補廕爲官生而皆
享年不永其所償公未盡者亦不可謂有天所望熾
昌而壽臧者有諸曾孫慶紹慶繩慶綿在天之酬公
固未有艾也是爲中丞陸公傳